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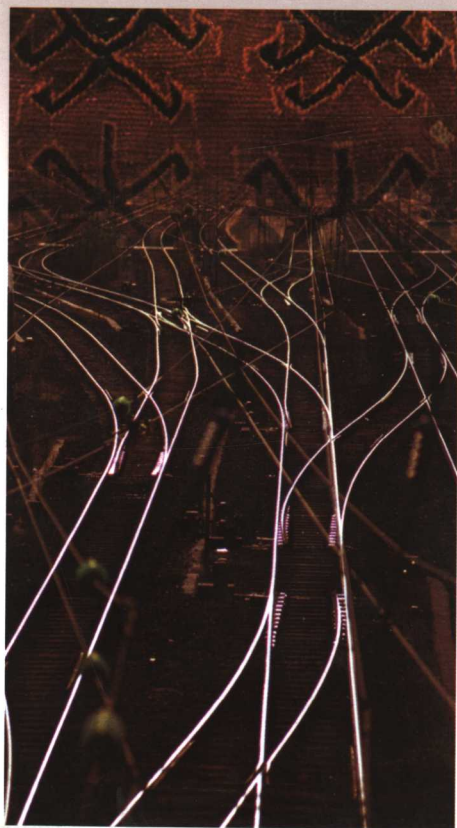
金 匕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BARBARA VINE

〔英〕芭芭拉·薇安 著 李强 曹宏 马士奎 译 群众出版社

KING SOLOMON'S CARPET

所罗门王的地毯



I561.4/146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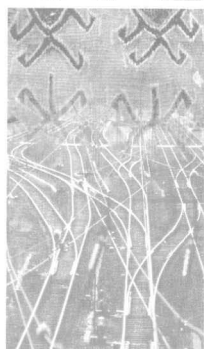


金 匕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B A R B A R A V I N E

〔英〕芭芭拉·薇安 著 李强 曹宏 马士奎 译

所罗门王的地毯

KING
SOLOMON'S
CARPET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7—21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罗门王的地毯：金匕首奖最佳小说/（英）薇安著；李强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14-4036-8

I. 所… II. ①薇…②李…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8848 号

选题策划：晓 潇

责任编辑：晓 潇

封面设计：张晓光

责任印制：连 生

所 罗 门 王 的 地 毯

[英] 芭芭拉·薇安 著

李强 曹宏 马士奎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100078

电子邮箱：qzs@ qzCBS.com

网址：www.qz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23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036-8/I·1659 定价：2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开篇的话

侦探小说作为另一重文学世界，有异于传统经典，让人类享有了别样的阅读体验。它的旨趣不在于知识的求索、情操的陶冶，更多的是智慧的游戏，是对人类探求真相之本能的最大满足，是对读者身心的解压与愉悦。

侦探小说自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开天辟地”以来，由英国的威尔基·柯林斯、阿瑟·柯南道尔发扬光大，后经阿嘉莎·克莉斯蒂、雷蒙德·钱德勒等的中兴，愈益成为一种成熟而精致的文学样式。与此同时，侦探小说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阅读热潮。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二战前后、冷战时期，还是当今世界，侦探小说在不同国家，其庞大的阅读群体都是其他文学样式难以媲美的。而在中国，柯南道尔笔下的“智慧之神”福尔摩斯，正是由群众出版社走进千家万户的。几十年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梅森探案集》、《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硬汉私家侦探小说》等系列丛书，一直是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首推的权威版本。如今，群众出版社又隆重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以报答广大读者的信任与厚爱。

金匕首奖(The CWA Gold Dagger Award)是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匕首奖的一个重头奖项，专为奖励当年在英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侦探小说长篇佳作。匕首奖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创设于1955年。奖项分设：金匕首奖、金匕首短篇小说奖、非小说类金匕首奖、纪念匕首奖(用于奖掖新人)、钻石匕首奖(专为奖励对侦探小说有突出贡献的大师)、艾利斯·彼德历史题材匕首奖。由于不同时期的赞助商不同，奖项名称也有相应变化。如1995-2002年，匕首奖是由酿酒业巨商Macallan赞助的，奖项名称就变成“麦克兰匕首奖”。匕首奖的每个奖项，都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指定的独立委员会裁定，每年12月是大奖的颁授日。金匕首奖自创

King Solomon's Carpet

设以来，以其独立的评审姿态、深刻而准确的洞察与判断，以及对侦探小说的忠诚，受到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及侦探小说迷的推崇，其中，钻石匕首奖被誉为侦探小说领域的“诺贝尔奖”。作为侦探小说领域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国际奖项之一，它与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堪称双峰竞秀。全世界的侦探小说作家都以斩获匕首为荣，全世界的侦探小说迷都以匕首奖作为阅读的风向标。

群众出版社正是借重金匕首奖这位侦探小说伯乐的独到眼光与权威性，向中国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系列。第一辑出版的有《我眼中的魔鬼》、《活色生香》、《英雄之傲》、《深藏不露蜘蛛人》。前两部作品是“犯罪心理小说皇后”鲁丝·伦德尔的代表作。它们已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后两部作品特别要提及的是，它离奇到无以复加的情节及揪心的悬念描写。第二辑出版的有《所罗门王的地毯》、《骸骨与沉默》。这一切，相信都会给侦探小说迷提供一道阅读的大餐。以后每年，群众出版社都将选译获得金匕首奖的优秀侦探小说分辑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编 者

二〇〇七年四月



芭芭拉·薇安(Barbara Vine/Ruth Rendell)

芭芭拉·薇安，又名 Ruth Rendell。世界知名侦探小说作家。生于 1930 年。她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出身于朴利茅斯的贫寒之家。母亲生于瑞典，长于丹麦。生下女儿没多久，她就患上了多种硬化症。

在诺顿公立中学毕业后，芭芭拉·薇安在当地几家报纸做过记者与助理编辑。1950 年，20 岁的她与一个叫唐纳得·伦德尔的记者结婚了。接下来的两年，她不再工作。1953 年，她惟一的孩子出世了。从此，她成了专职家庭主妇。也曾写作，未获发表。在从事侦探小说写作之前，她尝试过许多文体。1964 年以前，她写过六部侦探小说，未曾获准走向读者。1964 年，她的第一部犯罪小说《From Doon with Death》终于得以出版。她塑造的侦探形象雷根纳·韦克斯福德警官得以问世，作品大获成功，确立了她作为天才新人的地位。从那以后，她声誉日隆。

1975 年，她与唐纳得离婚。1977 年，再婚。从那时起，她都与家人生活在英国一幢乡村别墅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她恢复了曾经中断的写作。除了那些非虚构作品之外，她出版了将近五十部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她的小说以惊悚、恐怖，令人震惊著称。其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以韦克斯福德警官为中心形象的警察程序小说；二、重在对罪犯的变态心理予以研究的小说，如《The Lake of Darkness》、《A Judgement in Stone》；三、20 世纪 80 年代以 Barbara Vine 为笔名发表的作品。发表于 80 年代的作品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声誉。芭芭拉·薇安说自己是在不同的文类之间舞蹈。她说，作家要是将自己固定在一种类型小说当中，会不断变得干枯。所以，她并不自我固着于侦探小说。

可以说，芭芭拉·薇安缩小了侦探小说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她的非凡想像力、对城市与乡村生活的敏锐洞察力，是不容置疑的。

King Solomon's Carpet

她每天写作四小时。差不多九点差一刻开始，到下午一点差一刻结束。然后，就是吃午饭。午饭的时间她从未有过任何变更，午饭的品种花样也不曾有过任何改动，从来都是面包、乳酪、水果及蔬菜沙拉，几十年如一日。除了小部分乳酪之外，她差不多只吃格吕耶尔奶酪。不喝牛奶，从不吃红肉，对奶油制品，及其他任何引发肥胖的食品，她从来都无意问津。她说过，对于午饭的准时，自己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她会一天步行好几里，常常一边走，一边构思她的故事。她相信，身体锻炼会让她的灵魂更自由。

她每年创作两部小说。“写作与发表”像是成了她的全部生活。她有着无穷的创作冲动，一生中获奖无数。1990年，她荣获《泰晤士报》文学奖。更是以四获金匕首奖、三获埃德加·爱伦·坡奖而享誉世界。1991年，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因其对侦探小说这一文类的突出贡献，授予她卡蒂埃钻石匕首奖。在英国，她的声誉甚至高于阿嘉莎·克里斯蒂。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图书在美国的出版，每每引起巨大轰动。在世界各地，她拥有许多铁杆读者。

1996年，她以等身之著获得英国勋爵之位。1997年，成为终身贵族。

导读

莫名的复仇

所罗门王说：“站到我的神毯上来吧，它能带你去任何地方！”在速度战胜时间和空间的今日，被欲望和激情支配的芸芸众生，又在追寻着什么？

狂热的地铁爱好者贾维斯继承了外祖父的遗产——地铁站附近的“剑桥中学”。学校早已停办，他便将教室分租出去，以支付前往世界各地考察地铁体系的费用。房客有被车祸毁掉音乐前程的汤姆；有为了音乐梦想抛夫弃女的爱丽丝；有在地铁线路当保安、与一只猎鹰相依为命的杰德；有神秘的黑衣人阿克塞尔，以及贾维斯的表妹、享受着自由无羁的私生活的蒂娜。

故事开始的时候，一个迷一样的贵族妇女死在地铁列车上。她是谁？这一悬念将一直揪着我们的心。

在地铁站表演以维持生计的汤姆，将爱丽丝视为生命的救赎，疯狂地爱上她。爱丽丝起初也把汤姆当成空虚寂寞之余的安慰，直到那个黑衣男子阿克塞尔现身。他神秘、冷峻，经常带着一头由人假扮的熊出入地铁站；他说自己是疯子，第一次见面就吻了她；对爱丽丝因他大神魂颠倒冷眼旁观，并诱使她偷得办公大楼的钥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到底要干什么。

有一天，与阿克塞尔为伴的人熊以蓄意爆破罪被警方逮捕。阿克塞尔以巨额酬劳为代价，要求汤姆陪他夜访伦敦地铁控制中心。

汤姆并不能确切知道阿克塞尔的真正目的。但就在他跟随阿克塞尔前往实施行动计划时，确切地知道，就是他，抢走了自己深爱的爱丽丝，也确切知道，他的行动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炸毁整个伦敦地铁体系。

阿克塞尔为什么要这样，他的阴谋能否实现？

为了爱，汤姆该怎样复仇计划？

音乐之梦与爱情之梦同时幻灭的爱丽丝，又将如何自处？

故事构思巧妙，节奏紧凑，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像地铁线路一样纵横交错，存在着许多出其不意的交叉点，不由人不惊叹人生的多变和命运的无常。质朴含蓄的笔调，笼罩全篇的淡淡哀愁，精妙细腻的心理描写，睿智犀利的人性剖析，难免不让读者惊心动魄，却又爱不释手。

“老实对你说，”塞姆满怀感情地继续说，“每一次列车进站时，我都觉得像是打败了一批围攻者，赢得了一场对抗混乱的战斗。你老是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一个人一旦离开斯罗恩广场，目的地只能是维多利亚。依我看，他可能有上千种选择。每当列车抵达维多利亚车站，我都有一种九死一生的感觉。对我来说，工作人员报站时说的‘维多利亚^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我觉得，它是宣告胜利的呼喊。它是真正的胜利，人类最本质的胜利。

——G. K. 切斯特顿《名叫星期四的人》

^①维多利亚的英语是“Victoria”，与英语中的“胜利”（victory）一词形似。

献给

为伦敦地铁部门工作以及为地铁隧道带来音乐的人们

1

有很多事，别人一直在做，她却从未尝试过。她很富有，身体又不好，许多人们看来很普通的事情，她都无法去做。她没用过熨斗，没拿过针，没坐过公共汽车，没有为别人煮过饭，也没挣过钱。她起得很早，那是因为她得去排队看医生。

她的曾祖母习惯于女仆的服侍，从未自己穿过衣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

不过，他们的住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还是在德比郡的坦普尔史蒂芬。一家人也依然静静地过圣诞，然后举行一场大型聚会庆祝新年。他们像从前一样做游戏，比如“连环问答式叙事游戏”、“吉姆的游戏”、以及她哥哥发明的一种叫做“关闭辣椒门”的游戏。有时候，他们还就某些东西的高度、深度、位置或数目打赌。

其中一位客人让人们猜测世界上有多少个地铁体系。他们就问他，自己知不知道答案。要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猜起来就没有意义了。他说他当然知道，否则也不会提这个问题了。

她问：“什么是地铁体系？”

“地下铁路，地铁。”

“哦，有多少呢？”

“这是我的问题。你猜一个数字，然后拿出十英镑作为赌注。”

“全世界？”她问。

“全世界。”

她猜不出来，就随口说是二十个，心想这会不会太多了。有人

King Solomon's Carpet

猜六十个，有人猜十二个。那个提问的人笑了。于是他们的姐姐就说一百个，姐夫则说是九十个。

那人赢走了所有的赌注。答案是八十九个。

“从本世纪开始，一年一个。”一个人说，似乎觉得这样算很有道理。

“我从来没有坐过地铁。”她说。

起初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二十五岁的人没有坐过地铁！但这是真的。她大都居住在乡村，而且她很富有。她身体不太好，可能是心脏有点毛病，某个瓣膜有功能上的缺陷。老一辈人说她“身子纤弱”。医生说她生育时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现在还不要小孩，以后也许会吧。

她的病使她懒惰并且任性。比如说，她午饭过后一定要休息，从来不觉得惭愧；喜欢让人照顾；从没想过出去工作。

她十七岁就有了自己的车。去伦敦时，总有一排租来的车供她挑选，更不用说在梅费尔住宅区的角落里等候的各种出租车。她结过一次婚，离过一次婚。有过十五个情人。去过美国十七次，去过非洲两次，曾乘车参观或步行游逛过欧洲各国首都，环游过两次世界——她做过各种不寻常的事，却和很多简单的事情无缘。她没有坐过伦敦地铁。

她从没想到坐伦敦地铁。她听说过关于地铁站的那些故事！强奸、袭击、帮派斗争、火灾、跳车自杀、交通高峰期等等。

回到伦敦时，她的双胞胎哥哥说：“我才不在乎，谁管你有没有坐过地铁？我从没有去过圣保罗大教堂。我讨厌它，恨不得毁了它。”

“毁了什么，圣保罗大教堂？”

“地铁。我很乐意把它夷为平地，在上面耕地，就像罗马人在迦太基所做的那样。”

她笑了，“地铁已经在地下了，还怎么夷为平地！”

“它就在我的公寓下面。简直无法忍受，一大早就听到它经过的声音。”

“那就搬家啊！”她漫不经心地说，“为什么不搬家？”

午饭后，她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乘坐出租车来到汉普斯特德的一个店铺。那里出售的民族服饰，在别处无法买到。那家店坐落在后巷街的一个角落里。她选了一件饰有秘鲁花边、高领收腰、袖子很长的裙子。洁白的拖地长裙上装饰着白色缎带和白色的蕾丝边。店主说可以送货上门，并向她要地址。但是她改变了注意，希望能在当天晚上穿上这件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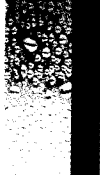
希思大街和费兹约恩大街并不是叫不到出租车。但是她没有选择坐出租车，而是来到汉普斯特德地铁站。心想真是巧，她可以乘地铁回家。买到新衣服改变了她的想法。她感到兴奋，想尝试点新鲜事物。

她知道，坐地铁会带来一些不愉快。那些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乘坐地铁，日复一日。他们如果知道了她的想法，会怎么看待她？想到他们可能会有的轻视、厌恶或者羡慕的眼光，她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

买票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她不知道怎么跟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说话，就去试试自动售票机。看到黄色的车票跟零钱一起出来的时候，她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她看到其他人向检票人出示车票，便也照着做了。

往前走有一段楼梯。一个牌子上写着，这里是伦敦最深的地铁，共有三百个阶梯深入地下，并建议乘客乘坐电梯下去。她过去时，电梯门已经关上了。当然，等一会儿还会上来。这时候，她意识到乘地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程序。她原以为自己是聪明的，而且，一直以来，人们也这样称赞她。但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人，怎

King Solomon's Carpet



么能如此轻松地乘坐地铁？

电梯来了，她略带胆怯地走进去。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得自己操作电梯吗？怎么做呢？幸好又有人进来了。那些人没有注意到她。即使他们看到了，也会以为她是经常乘坐地铁的。一个亮闪闪的指示灯警告大家，不要挤着电梯门。门关上了。电梯来到最底层。

出了电梯，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现在置身地底。写有“地铁”二字的标识牌上有一个箭头。箭头先是指向前方，然后左拐。一些人没有向前走，而是直接左拐。这表明他们对于乘坐地铁这件事已经驾轻就熟，经验丰富。他们会直接走近道儿，不再被官方告示欺骗。她来到月台，不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她不想到头来发现自己去的不是伦敦，反而被带到像亨登或科林戴尔那样陌生的郊区。

火车来了，巨大的声响听起来很危险，令人胆怯。她尽量表现得正常，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恐惧。同时，她也观察着其他乘客的举动。她发现火车上似乎没有什么规则，座位可以随便坐。她这一生中还没有这么顺从过。在地铁站里，她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不断学习，充满警惕，却不像小时候那样镇定自若。

她在靠近车门的座位坐下，觉得这样最安全。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此行的初衷，即把乘坐地铁当成一种历险，一种她所缺乏的人生经历。现在，这一切成了一场对耐性的考验。火车开动了，她深吸一口气，双手交叉放在大腿上，摆出一副放松的样子，暗地里却紧张得深呼吸。她担心火车会停在隧道里。她发现自己不喜欢隧道，尽管以前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幽闭恐惧症，在小房间或电梯里也不会觉得害怕。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她从未在隧道里待过，只在开车时偶尔经过地下通道。

但是她熬过来了。她安然无恙。火车来到贝尔萨兹公园。她好奇地打量地铁站。这一个车站和下一站——乔克法姆车站都贴着黄



白相间的瓷砖，令人想起坦普尔史蒂芬的仆人专用的洗手间。她知道自己得在某个地方转车，便仔细研究对面墙上的地图。她确定下一站是黑线与红线的交叉点——托特纳姆宫路。这趟车很快就能把她带到那儿。到了站，她就可以看路标——那儿肯定有路标——寻找往西走的中心路线了。

然后，火车来到卡姆登镇。这里铺的是蓝色和乳白色相间的瓷砖，像另一个简陋的洗手间。

这真让人难受，接下来会怎么样！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噩梦中，那种不断重复、令人在恐慌、害怕中醒来的噩梦。不过，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她没有来过地铁站，也不可能做这样的梦。

她原以为下一站应该是莫宁顿克雷森特，但她错了。火车到达的是尤斯顿。她费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明白自己刚刚错在哪儿。这会儿她终于学会如何看地铁线路图。线路图解释了一切。她忍不住颤抖起来。

她所坐的这趟车是开往伦敦南部的，最后也许能到达莫宁顿克雷森特，但要绕上大半个伦敦城。中间可能会经过英格兰银行，而不是托特纳姆宫路。她上错了车。

到目前为止，她几乎没有意识到车上还有其他乘客。现在，她看到了。这些人跟她平常交往的人不一样，看上去充满敌意，粗俗野蛮，一脸残忍乖戾的表情。她告诉自己要冷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她可以在英格兰银行换车，搭上中心线路。

很多人在国王十字街车站上车。那次火灾就发生在这个车站。她看过报纸和电视上的报道。她丈夫——那时她还没有离婚——叫她最好不要看。

“别看了，那里没有你认识的人。”

她朝窗外望去，外面早已看不出火灾的痕迹。火车开始前进了。过道里站满了人，挡住窗户。她再也看不清窗外的风景。她静

King Solomon's Carpet

静地坐着，尽量缩成一团儿，放衣服的袋子就在脚边。这让她觉得自己有坐着的权利。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做着同样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车里挤得无法再上人了。她在安格尔车站和旧街车站经历了同样的拥挤。或许车里的空间永远不会饱和。人们推搡着涌进来，那股誓死也要挤上车的坚决劲儿，几乎能把火车挤爆。她想到一个老生常谈的类比，将火车里拥挤的人群比做罐子里的沙丁鱼。一旦罐子里的东西腐坏变质，气体就会聚积，里面的东西就会膨胀，以致爆炸。

到了穆尔盖特，她开始考虑下车的问题。

她看看周围的人。她发现自己必须推开身边的人，才有足够的空间离开座位，朝门口走去。门已经开了，公共广播里一个声音在说话。她得抓紧时间下车，否则，会被火车带到下一站，到伦敦桥，甚至泰晤士河下游。地铁线路图上的泰晤士河是一条蜿蜒的、颇像水管的蓝色带子。

人太多了！她身不由己地被人群挤下了车。这时候，若还想留在火车里是不可能的。她感到自己被周围的人推挤碰撞。闻惯了车里的气味，月台上浓厚、发酸的空气竟然也新鲜了起来。她深深吸气，心想一定要找到红色的中心线。

奇怪的是，她从没想过可以按照“出口”的指示，放弃乘坐地铁，去大街上叫出租车。直到坐上西去的中心线火车时，她才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中间转车时，她并没有往这方面想。当时，她一心想着要去哪里，坐哪趟车。放衣服的袋子被挤烂了，她的白色鞋子上尽是黑色的脚印。她觉得这时候的自己很狼狽。

又一次她差点上错车。她在月台等了很久，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她也已经坐上车了。但是她没法向其他人那样，横冲直撞地推开车门口拥挤的人群往车上挤。车门关上了。她抬头看看亮起的指示灯，很庆幸自己没有拼命往车上挤。这趟车向东，驶往一个叫海

恩诺特的地方，这个名字她连听都没听说过。

她来到自己上车的月台。那里已有了很多人在等待。迎面开来的火车将开往一个叫汉格巷的陌生地方。她知道自己找对了方向。这时候她想，要是多坐几次，她也能掌握乘坐地铁的窍门。不过，对她来说，一次经验已经足够。

这趟车不像刚才东去的列车那么挤。在里面走动也不用担心碰到人。不过，还是很难找到座位。看到很多人站着，她想，我也可以，反正路也不算远。她惟一的任務就是听着报站的声音，以免坐过了站。她靠近门口站着，一只手扶着一个竖直的栏杆扶手，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衣服袋子。

门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会给自己让位，就耐心地等着。在她的生活中，男子让位是常有的事。越野比赛的座位、网球比赛的座位、飞机上靠窗的位子、观看皇家游行时阳台上的扶手椅，她总是能得到最好的座位。但是，那年轻人纹丝不动地坐着看《星报》。她扶着栏杆，握紧手中的袋子。

圣保罗车站的月台相当拥挤。窗外人山人海，每个人都带着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迫切而坚决地要挤上车。她原以为这里会像刚才在北线一样，等人上到一定程度，火车不能再容纳的时候，会有管理人员出来指挥，阻止人们继续上车。

但是没有人出现，连广播也没有响起。上车的人越来越多，像急行军，又像古代打仗所用的攻城槌。她不知道月台上还有没有人，因为她根本看不到月台。一个男人匆匆经过她身边，将她手中的袋子挤了出去，跟着他急匆匆的步伐往前走。她还能看到袋子，便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个女孩的裙子。她倒抽一口气，连忙放开。那女孩凑近她面前，一脸的沮丧。她相信自己脸上一定也是同样的表情。袋子在人们杂乱的脚步之下跌跌撞撞，被紧密的人群拉伸挤压。想追回它是不可能的。她不敢放开抓住栏杆的手，紧抓同